

歌頌勞動英雄

· 新 鼓 詞 ·

工人出版社



歌頌勞動英雄

• 新鼓詞 •

工人出版社印行





雄英動勞頌歌

• 權 版 有 •

者 作

曹 苗 王 沈
子 培 亞 彭
戈 時 平 年

者 印 編

會 究 研 作 創 藝 文 衆 大

者 行 印

社 版 出 人 工

註 冊 同 切 布 編 明 京 北

版 初 月 二 年 〇 五 九 一

1—5,000

(AF 86/17)

目 錄

百輛電車英雄讚	一
女司機田桂英	一〇
女鐵盤工戚桂枝	二〇
如今世道大變更	六
封金利下海撈大船	六

百輛電車英雄讚

沈彭年

一 想當年

機器開動響連天，
爐火通紅燒的歡，
分工合作把活兒幹，
百輛電車提前完。
多出電車吃飽飯，
奴隸翻身苦後甜。
想起鬼子漢奸和反動派，

南廠工友個個咬牙關：
三七年來了日本鬼，
騎着脖子欺侮咱。
每月工錢發到手，
用不了十天就全完。
養不活一家老小三五口，
工友們有氣無力眼發藍。
盼紅了眼睛盼到『八一五』，
東洋鬼子滾了蛋。

滿打算大風吹得烏雲散，
烏雲過去見晴天。

不料想走了狠心來了狗肺，
好像是爬出了油鍋又上了刀山。

『接收』人員到了南廠，
個頂個的把松香架子端，

未曾講話先叫工友把隊站，
立正敬禮排場是臭又酸。

他繃着面孔咳嗽一聲把痰吐，
兩手一背眼睛一翻看着天。

開口是『老子抗了八年戰』，
閉口是『老子抗戰整八年』。

烏烟瘴氣扯了半天淡，
上了汽車一溜烟。

工友們的辛苦委屈他不問，
你說叫人心寒不心寒？

工友們背地裏把話扯，
一個個丟了笑容換愁顏。

這羣人不像什麼好雜碎，
看來不會向齊唱！

有的說眼睛擦亮了慢慢看，
有的說看這個神氣苦井裏挑水不會甜。

日久天長人心見，
反動派把壞事都作全：

他就知道連搜帶把吞公款，
弄足了鈔票吃喝玩樂鬧的歡。

工友們累得腰疼骨頭斷，
一掛腸子倒有一半閒。

工友們無心把活幹，

聊天兒喝茶一混就是大半天。

床子也是照樣的鑲，

一刻鐘的活計咱鏟一天。

案工一看監工的到，

拿起錯來裝模做樣把他冤。

泡來泡去壞車多來好車少，

眼看着電車公司要把門關。

工友們下了工把小生意做，

你賣估衣我賣香烟。

有人下工把槐樹的花來檢，

檢到家中當飯餐！

對對付付把日月混，

眼看着混過了四八年。

四面八方風聲緊，

反動派手忙腳亂要玩完。

不把南廠的別人表，

表一表英勇的工人王友山。

他看出反動派要完蛋，

想好了兩條妙計在心間：

第一條他給工友們把報講，

把子弟兵的勝利消息傳；

第二條發動工友們把廠護，

晝夜巡廠要耐心煩。

只因電車廠就要把主兒換，

它歸了人民就屬於咱！

二 颺春風

大旗一舉滿天紅，
過了三九颺春風，
共產黨的政策好，
和平解放了北京城。
解放軍浩浩蕩蕩把城進，
北京城的百姓都來歡迎，
拍掌叫好亞如潮湧，
人民愛看子弟兵。
百傳千來千傳萬，
驚動了南廠衆英雄。
工友們整隊把隊伍看，
隊伍是規規矩矩又威風。

說話之間幹部到了南廠，
未曾講話先露笑容。
問寒問暖把辛苦道，
又提護廠立了大功。
大家越說越親近，
好像是多年未見的親弟兄。
軍事代表起立把話講，
先把同志們稱了一聲：
如今北京得解放，
生產建設是第一宗。
咱們把全城的交通來担負，
一定要爭取立大功。
生活工作如果有困難，
大家商量就辦得通。

工友們齊把精神長，

好像是久旱的麥苗得了雨來又得風。

文工團的幹部也到了南廠，

組織學習不放鬆。

學習完了把歌唱，

唱了一個『東方紅』。

他教工友們把秧歌扭，

嗆嗆嗆來咚咚咚！

學習文化和政治，

知道了，工人是新社會的主人翁。

唱歌又把秧歌扭，

爲的是，

工作完了把精神鬆一鬆。

諸般樣樣想了個到，

幹部同志真叫成！

樂壞了南廠衆工友，

如魚得水一般同。

大家幹活拚了命，

上工好像是打衝鋒！

出廠的電車把數目長，

生產情緒越來越高好像是小孩放風箏。

這天開了個談心的會，

有人提議把同志們稱：

『五一』是咱們工人的節，

慶祝『五一』要立特功，

咱們和全市的弟兄把戰挑，

那才是名符其實的主人翁。

這個說『五一』出車八十輛，

那個說一百也能行！

年老的工友們估計多半晌，

他們說一百大概可以成。

先要大家加工把活幹，

還要各班配合緊密不漏空。

英雄們立刻把戰書寫，

爭取那集體英雄第一名。

大家一同發了誓，

好像是戲台的鑼鼓打了急急風！

從前把車盤要想修理好，

至少要費七天工。

如今拚命把活兒幹，

只要兩天就能中。

從前修理一個銅頭要五十五天整，

如今四工就完成！

車工加班把大小牙輪鑄，

案工加班把電缸的零件來完成，

鑄工、油工、木工配搭的緊，

錘工匠的錘頭要得快如風，

電工匠埋頭苦幹不說話，

滾子上的綫包纏得一毫也不鬆。

剛剛到了四月二十五，

新車一輛一輛都完成。

慶祝的花車也全裝扮好，

不料想，黑了心的特務鬧妖精！

三 再出發

眼望着火場淚如麻，

南廠的英雄們咬鋼牙。

幾個月的血汗落了空，

燒燬了新車五十八！

黑心的特務真叫狠，

一把火叫咱敗了家！

人羣中站出了胡泉桂，

向着大家把話發：

他能燒來咱就能造，

咬咬牙，再來一個五十八！

把怒火變成力量如山大，

團結一心再出發！

工人階級沒的怕，

什麼困難也要克服它！

大家聞聽把頭點，

紅五月裏再出發！

紀念革命的紅十月，

十月底再完成這五十八！

忍痛動手清火場，

重振精神再起家。

車房燒壞雨水朝裏灌，

大修班蹲在水裏調直了車盤把油擦。

下了工，大家齊心把廢料檢，

修好了再用省得把錢花。

火玻璃圈有錢你也沒處買，

黃廠長聯合了鳳祥創造它。

劉夢星會同了工友把腦筋動，

解決了多年的難題自動開。

油工到處把油底子找，

鋼工匠廢料堆上把釘子扒。

只見那，燒壞的車盤一座一座都修好，車架子跟着往上搭。

裝好了門窗裝地板，上了電缸把電綫拉。

頂上的弓子剛裝好，裏面就上了鉛鎗和手閘。

來了油匠和玻璃匠，新車子油的好像一朵花。

七月一日黨的生日到，新車上街把功誇。

前面走的「七一」號，「新生」在後邊跟着它，

「努力」和「前進」隨後走，

市民一見鼓掌笑哈哈。

英雄們一齊增了勇氣，完成計劃要把時間抓。

蘇聯的朋友到了南廠，對咱的工作不住的誇。

白天組織了突擊隊，廠子要乾淨大洗刷。

夜晚組織了巡邏隊，嚴防特務搗蛋咱把夜查。

不辭千辛與萬苦，爲的是建設咱們的新國家。

這一天到了十月二十六，工人日報把消息發：

他說是，南廠提前完成計劃，

驚動了全市人民萬戶千家。

齊說道，真是工人力量大，

不是光說不練把口誇。

各廠的工友把大拇指翹，

南廠是模範要學習他。

我唱的是：

百輛電車的英雄讚，

工人建設新中華。

女司機田桂英

王亞平

古老中國變年青，
人民世紀出英雄，
男子漢英雄出多少，
都爲革命立奇功，
咱今天不表男子漢，
說一個火車司機田桂英。
田桂英本是貧家女，
爹爹是個老漁翁，
她從小跟着爹爹記魚打，

講搖船撐舵撒網樣樣能，
水上的生活她已習慣，
更不怕雨打霜降刮寒風。
那時候只想掙錢養父母，
腦筋有點不開通，
她光打算剩點錢把絨線買，
繡一對枕頭牡丹花，
我一個男人把婚配，
小日子過得有恩又有情。

那知道封建社會像猛虎，
吃人不見血骨髓，

田桂英一年忙過十二月，
只累得筋疲力盡骨頭痛。

打漁的稅銀子交不上，
江邊以上喝冷風，

那有閒心準備嫁妝找對象，
日子越過越苦窮。

她看見媽媽一生受苦累，
做飯補衣納鞋……日夜工作不消停，

生了一羣孩子沒錢養，
爹爹回家還要找她把氣生。

這都是黑暗社會把人壓迫，
窮根子扎在封建泥土中，

要拔窮根得起革命，
參加生產多勞動。

這時候霹靂一聲大連解放，
蘇聯紅軍趕走了日本兵，
田桂英拍起巴掌來歡賀，
要求學習做職工。

她知道共產黨紅軍主張好，
新社會工人是主人翁。

馬上掙掉破魚網，
跑到鐵路站上去報名，

先在食堂賣飯票，
一天的工作很輕鬆，

抽空兒學習文化很賣力，
心眼裏事情道理都想通。

今後的社會靠着工人帶頭領導，
人民政府注重創造和發明，
賣飯票只能養家來糊口，
却不能學習技術添本領。
前思後想就把決心下，
要進鐵路工廠當鑄工，
蘇聯人段長李索夫，
招她去談話講分明：
「婦女身單力又薄，
要當鑄工怕不行，
那不比食堂裏面賣飯票，
工作輕巧好担承，
勸你細心多考慮，
切不要半途而廢事不成！」

田桂英回家來把此意告訴父母，
爹爹說：『你是閨女年紀又青青，
不久要找女婿嫁人出關，
那能到工廠撒野當鑄工？』
她母親坐在一旁不哼氣，
心裏說：社會變了，任憑女兒去謀生。
田桂英下定決心要改業，
走進鐵路工廠學鑄工，
進工廠只聽得機器馬達亂飛舞，
一片轟轟像雷鳴。
兩隻眼睛止不住地打眩暈，
一顆心跳跳盪盪不安寧，
乍看見那些男工不像樣，
混身污醜兩手烏黑臉發紅，

自己心裏不住暗盤算，
弄髒了手臉見到對象實在難爲情。

到後來，她不斷學習開會談，

換好了腦筋換感情，

日夜守在鑄床旁邊加油幹，

鑄成了不少鋼圈螺絲釘，

鋼鐵相碰火花絲絲向外冒，

嘶楞楞的聲音實在好聽，

技師耐心教她學技術，

同志們都誇她真是女中一英雄。

她工作日久手兒更靈巧，

提高了階級覺悟思想才開通，

同志們大大地發揚階級友愛，

爲支援前綫發動競賽多立功，

田桂英一心不落男人後，

日夜加班工不停，

她不顧渾身油膩髒黑手，

她不怕機器轟響似雷鳴，

加緊生產越幹越有勁，

下決心爭取模範第一名。

從此後爹娘見了都歡喜，

有一個模範女兒他們也光榮。

田桂英學會鑄工還不算，

要學司機當個女英雄，

她又把蘇聯段長李索夫找，

要求學開火車當機工。

李索夫是蘇聯老技師，

到大連當段長早有決心培養女工，